

清帝传奇丛书 • 咸丰皇帝传奇

奈何天

何瑜著

郭成康 张研 主编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

清帝传



何瑜 著
郭成康 张研 主编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56 号

清帝传奇丛书

郭成康 张 研 主编

奈 何 天

咸丰皇帝传奇

何 瑜 著

出版者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发行者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(北京海淀路 39 号 邮码 100872)

印刷者：北京市丰台区印刷厂

经销者：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：787×1092 毫米 32 开

字 数：101 000

印 张：4.75 插页 3

版 次：1993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册 数：1—11 000

书 号：ISBN7-300-01674-X/K·180

定 价：3.60 元

60749/6707
写在前面

世界变化真快！一批清史研究者把目光瞄准了传奇。

“传奇”，奇，则传。

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“传奇”，多为衍义成奇的故事、小说、神话、轶闻。这成了人们对“传奇”的一般认识。若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具有小说般跌宕起伏的特点，则被冠之以“传奇人物”、“传奇事件”或具有“传奇色彩”的人物或事件。

然而，这具有“传奇色彩”的人物或事件，难道不以它历史的真实，成为、或应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传奇吗？于是有了人们对“传奇”的另一种、更为深层的认识。

清朝十二帝恰恰是最具传奇色彩的真实的历史人物。奇人、奇事、奇闻……。荒诞迷蒙中的历史真实，真实历史中的迷蒙荒诞——二者的融合，就是摆在您面前的《清帝传奇》。

《清帝传奇》不仅仅是以“传奇”手法描述历史的尝试；不仅仅是以后一种“传奇”对前一种“传奇”的辨析，更重要的，是在信史的基础上，企图以“文”的激情、“哲”的思索，还历史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，使本来即是“传奇”的历史传“奇”下去，使历史对人们，对广大民众永恒地启迪。

所以，《清帝传奇》是一部面向中等文化程度读者的历史通俗读物，又是一部高品位的，期望得到学术界基本认可的历史通俗读物。她绝不同于那些胡编乱造、信口雌黄甚至为迎合某些读者的低级趣味而沦于下流的做法；也不同于那些

古板教条、枯燥乏味甚至为赶风头而随意塑造历史的做法，她是把历史从书斋中解放出来，奉献给她的真正主人——广大民众的一次尝试。

既为“尝试”，思路则或不一，手法则或不同，风格则或各异，成败则或纷说。

但总的方向已定。总的原则一致。

我们愿意尝试下去。

纵向看，咸丰时代的中国，已是封建王朝的末世，百年积弊非一日而成，更非一手一足所能改变。

横向看，19世纪中叶的世界，一方是江河日下，摇摇欲坠的晚清王朝；一方是如日东升，后来居上的西方列强。

在史无前例的内忧外患之中，咸丰补天的悲剧，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。

目 录

补天图治 (1)

颁诏思辱：遗诏之“遗”·新帝的哀怨/远佞求贤：诏罪穆彰阿·重用林则徐/克己纳谏：诤臣可贵·秀女直辞/除弊起衰：易门风波·缀裤兴叹·重振八旗的梦想

决战天国 (22)

下诏罪己：人祸天灾·天灾人祸/焚香告祖：为君难·库款奇缺·兵不堪用/出鞘的“白虹刀”：乾清宫遣将出征·血战京畿/倾斜的金字塔：曾国藩与湘军·皇帝的猜忌和防范·被动因变的苦果

天闺恩怨 (45)

宠后与爱妃：谁是咸丰的宠妃·慈安是被慈禧害死的吗/西太后的传说：兰儿家世·那拉氏得

宠之由/孝全皇后猝死之谜/手足参商：恭亲王
“恭”字的背后·有无“储位之争”·道光为什
么传位奕訢·咸丰与奕訢生母

天心无奈 (78)

惩戒因循莫用宽：一品大员的死因·钞票舞弊
案/城下之盟，春秋所耻：替罪羔羊叶名琛·耆
英之死·一劳永逸之计/为了天朝的尊严：血祭
大沽口/谁之罪：北方国土丧失记·耻辱柱上的
备忘录

回天无力 (112)

伤心国事，何以解忧：宣室无人侍前席·癆病
的起因·咸丰是荒淫之主吗/咽不下去的耻辱：
十二金牌唤僧王·最后一道防线·八里桥大战
·泣别圆明园/聊以声色伴余生：天子蒙尘·名
园劫难·咸丰为什么不回銮/无奈的选择：临终
托孤的苦恼·慈禧权力的来源·幽魂有恨历史
无情

补天图治

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（1850年3月3日），国丧中的紫禁城一片银装素裹。

乾清宫内，大行皇帝的灵堂布置得庄重肃穆。正中的宝床上安放着溢彩鑲金的梓宫，四周有喇嘛敬缮的西番字样，梓宫的后面是一大块黄龙幔帐，两旁为白绫围幔，梓宫的前面设有铺着黄缎绣龙褥子的花梨木宝榻。在宝榻前陈设着一个放有银香鼎、烛台和花瓶的大供案，案前一字排开三个花梨木香几，上面摆放着博山炉、香盒、莲花瓶以及各种册、宝等物。香几之左摆着一桌时令鲜果，右边则供奉着丰盛的晚膳。

乾清门外，绣龙金缎的硕长引幡迎风抖动，道光皇帝的法驾卤簿从乾清门口一直排列到太和门外。凛冽的北风中，除了数不尽的白练素缎猎猎作响外，整个大内像死一般的寂静，加上阴惨惨的天气，压得人简直透不过气来。

随着鸣赞官的一声哀鸣，颁发道光皇帝遗诏的典礼开始了。

只见摘去纓纬，身着素服的內閣官員前導，一律剪發（摘纓即摘掉冠帽上的頂飾，剪發即剪去一段發辮）成服的大學士們恭奉着道光皇帝的最後一道“聖旨”，將遺詔送到站在乾清宮檐下的嗣皇帝——奕訢手中。滿臉泪痕的奕訢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地接過遺詔。不知是天氣過於寒冷，還是大任將臨而惶恐不安，他的手在不住地顫抖。他小心翼翼地將詔書放在乾清宮內早已設好的黃案上，然後行禮如儀，退出門外。忍悲等候着宣詔天下的莊嚴一刻。

遺詔由大學士們捧出中門。禮部堂官跪接後放入木雕的雲盤內。從中路出午門，直至天安門下。此時的天安門外如白銀鋪地，一片素裝，親王以下文武百官一律摘纓截發，率領着身着縞素的軍民百姓匍匐在金水橋外。只見禮部堂官捧詔登上天安門，走到飾有黃蓋的宣詔台下，跪遞宣詔官宣告天下：

朕蒙皇考仁宗睿皇帝覆載隆恩，付畀神器，臨御天下盈三十年。……顧念統緒至重，極宜慎簡元良，繼承大業，本日卯刻（即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清晨），特召宗人府宗令、御前大臣、軍機大臣、內務府大臣親降朱筆諭旨，立皇四子奕訢為皇太子，並諭王大臣等同心贊輔，無恤其他。……皇太子秉性仁孝，植德貞醇，必能欽承付托，其即皇帝位以嗣大統，天生民而立之君，使司牧之。惟刻矢忱勤惕勵，予以知人安民，永保我不丕基。……喪服仍依旧制二十七日而除，布告天下，咸使聞知。

宣讀完畢，親王以下滿漢文武再率軍民百姓立起舉哀，行三跪九叩大禮。忽然，一陣狂風卷過，遮天蔽日，遍地縞服

随风掀起，细碎的沙砾扫打在一张张冰冷哭丧的脸上。也许是悲悯先帝，也许是哀伤国运，很多老臣竟伏地痛哭不起，引得在场文武也纷纷弹泪抽泣，一时间呜咽声四起，真像是：忽喇喇似大厦将倾，昏惨惨似灯将尽。

在金水桥下的一片悲哀声中，礼部官员把诏书衔放在一个木雕的金凤嘴上，用黄绒绳从城楼正中系下，由下面托着云盘的官员跪接，此谓“朵云接诏”，表示“诏”自天来，嗣皇帝继位为天之意愿。接着，礼部官员再把遗诏放到一个精致的“龙亭”内，由銮仪卫校尉抬出大清门恭送礼部，誊黄分送各地及朝鲜、琉球等国，诏告天下。

“呜呼皇考衔哀甚，抱恨终天泪万行”。

奕訢目送遗诏走后，眼前又浮起皇父在弥留之际的凄苦神情，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，又跪在梓宫前伏地大哭，哀伤笃至，不能自己。左右见之，纷纷伏地环跪，恳其节哀，然后扶着他走回上书房倚庐（嗣皇帝守孝的地方）。

奕訢的悲哀，是哀道光也哀自己。

因为奕訢心里清楚，遗诏中还有一段无法诏告天下的内容，那才是皇父发自内心的独白：

一是死后不进祖庙。“朕万年后，断不可行郊配之礼，……后之人其以朕为法乎，不以朕为法也。呜呼，必有知朕者焉。”

二是死后不行祔庙之礼。“朕万年后，断不可行祔庙之礼”，只以祀享之礼议行可也。这样，大清方能永保“圣圣相承之盛也，遵逾毋违”。

三是死后不设圣神功德碑。“列祖列宗之功德，自应若是尊崇，昭兹来许”，而朕“实无称述之处，徒增后人之讥评，

朕不取也”。万年后“不可以圣神功德字样，率行加称。若当时君臣不能仰体朕怀，不遵朕谕，是陷朕于不德，一世之忧勤惕励，尽成虚矣，盖谓之孝乎，盖大不孝也”。

四是死后不按旧制，冠服留用赏赐，无须供奉大内。

知子莫如父，知父莫如子。

奕訢是在紫禁城内长大的，也是在道光皇帝的叹息中日渐成熟的。从他记事时起，在皇父、师傅和所见到的大人们脸上，便常常看到愁容和不快。他五岁典学，正是白银大量外流，烟毒猖狂泛滥之际，鸦片入口一年竟高达四万余箱，朝野内外，上至王公大臣，下至兵丁妓女都终日昏昏，吞云吐雾。鸦片战争的大炮，并没有惊醒那些昏愤的臣民，而皇父恭俭宵旰，守成一世，到头来只能忍悲含疚，痛苦签约。据说，当中英《南京条约》的文本送呈道光帝，要他批准时，道光帝“负手行便殿阶上，一日夜未尝暂息，侍者但闻太息声”，最后“实出于不得已”，“以朱笔草草书一纸”，予以批准。其后，道光对洋人虽仇恨厌恶无以复加，但终没有废除条约的能力和勇气。郁郁不乐中，深愧对不起列祖列宗，死后竟没有颜面进入祖庙。这种饮恨而亡的悲剧，中外臣民又有谁知呢！

奕訢哀自己，则是他在道光的叹息和“代阅奏章”中（道光病重期间，曾由奕訢帮其批阅奏章），早已深知，日丽中天的大清朝一去不返，祖宗留下的江山已是“盗贼遍地”，百孔千疮，加之外侮相逼，国库如洗。这一切，对他这个从未出过宫禁一步的弱冠之人，又该如何承受呢！

乐极生悲，哀极生怨。

奕訢哀皇父亦怨皇父。衰微之世，宜用重典，怎么能让

“多磕头，少说话”的庸臣曹振鏞尸位素餐？穆彰阿妨贤病国，保位贪荣，皇父英明睿智，怎么就看不出其小忠小信，阴柔以售其奸呢？至于耆英、琦善之流，畏葸无能，抑民媚外，皇父何不早申国法，肃纲纪而正人心？！

奕訢恨穆彰阿之辈，早在上书房读书时便“深恶之”，但他更嫉恶如仇的是那些依仗船坚炮利而辱没天朝的西方蛮夷。从小读烂了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的真龙天子，无法接受《南京条约》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。而今英夷丑类又在沿海生事，骚扰不休，我大清难道就无人了吗？

面对大行皇帝的灵柩，一股立志中兴，以雪国耻的腾腾烈焰，在血气方刚的奕訢心中油然升起。

他想挽狂澜于即逝，

他欲扶大厦于将倾。

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六日（1850年3月29日），奕訢升太和殿宝座，即皇帝位。阶下鸣鞭，王公百官行三跪九叩大礼。颁即位诏如仪，以明年为咸丰元年。

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历史，又翻开了新的一页。这一页充满了抗争的呐喊，也饱含着屈辱的血泪。

没等咸丰的即位诏誊黄天下，侍读学士董瀛山的奏折就放到了御案之前：江苏、直隶、山东邪教以盗匪为生业；广西、贵州均有大伙抢劫；山西、河南、安徽、湖北、陕西、四川、江西、湖南、广东等省水陆交界之区盗贼公行。

而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——太平天国起义，已于是年七月开始在广西金田团营了。一场大革命的风暴即将来

临。其首领洪秀全赋诗曰：

近世烟氛大不同，知天有意启英雄。

神州被陷从难陷，上帝当崇毕竟崇。

明主敲诗曾咏菊，汉皇置酒尚歌风。

古来事业由人做，黑雾收残一鉴中。

他要效仿汉高祖刘邦，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去开创一个新的朝代，他要把大清王朝的社稷，搅个地覆天翻。

与此同时，沙俄在西北强行叩关，要求开放伊犁、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；英国在东南侵扰琉球、台湾和福州，并投书天津，仍坚持广州入城。

也许，年轻的皇帝已预感到大风雨的来临，他真要在史无前例的险恶环境中，迎接这个挑战。于是，将道光皇帝的梓宫移奉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后，咸丰首先想到了伴他度过14个春秋的师傅——杜受田。杜受田，山东滨州人，道光三年进士，会试第一，殿试二甲第一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迁洗马，督山西学政。他从咸丰五岁时起，便把儒家经典编成浅显易懂，引人入胜的故事，讲给他听。稍大以后，又常与之讲习讨论，故十余年来咸丰获益良多，在清朝皇帝当中，其文学可称上乘。杜受田对外力主抵抗，对内提倡改革，加之其品端学粹，公忠正直，故深得咸丰倚重。“虽未入枢廷，但国家大政及进退大臣，上必咨而后行。”

已是花甲之人的杜受田应诏来到上书房，一进门便跪倒在地，咸丰忙把他扶起，赐坐在高杌上。咸丰开门见山地说：

“当今天下不靖，值此临轩发策之初，该如何措置？请师傅明言。”

“皇上少年英才，仁孝睿智”，杜受田略一沉吟，改变了

上书房授读时的问答方式，恭恭敬敬地答道：“自古人存政举，人亡政息，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，即程颢所言，择天下贤俊，以陪侍法从，而列圣丰功骏烈，鸿谟永垂，御极以后俱颁诏求言，虚心纳谏，望圣上明察”。

咸丰是个聪明人，杜受田这一番话他立刻心领神会。

“那师傅主张，谁才可大用呢？”

“黜陟大权，君自持之，臣不敢妄言，但林则徐赤胆忠心，才可大用”。

林则徐在青年皇帝的心中是个“办事认真，不避嫌怨”，在洋人面前腰不弯腿不软的忠臣。想到先帝留下来的这些忠臣宿将，原来大丧当中的哀思愁肠，一下子轻松了许多。

梓宫安奉之后，咸丰谕内阁，诏旨求言：

凡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，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，皆得据实直陈，封章密奏，俾庶务不致失理而民隐得以上闻。诸臣务须虚公详慎，毋偏毋私，凡有裨于官方吏治国计民生者，各抒所见。切实论奏，以副朕集思广益之至意。

在连颁谕旨，广开言路的同时，咸丰又连降旨，命各省督抚和在京部院大臣保举贤才，以备简用，断不可有蔽贤之患。对那些循例敷奏，于用人行政诸大端，自顾身家，缄默不言者，则大加申饬。文武大臣见新天子求贤纳谏不是虚应故事，确有除弊起衰之志，遂纷纷陈奏，各抒己见。

而群臣对林则徐的举荐，首先遭到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反对。穆彰阿字鹤舫，是满洲镶兰旗人。嘉庆十年进士，道光时初任内务府大臣，理藩院尚书，后晋升为太子太保，拜武英殿大学士，管理工部兼首席军机大臣，终道光朝，恩眷不衰。自嘉庆以来，典乡试三，典会试五；凡覆试、殿试、朝

考等无不参与；国史、玉牒、实录诸馆，皆为总裁，门生故吏遍天下，一时号曰“穆党”。穆彰阿在鸦片战争中一意主和，对主张积极抵抗外侮的林则徐等人多方掣肘，他深知林如出山，于己十分不利，故屡在咸丰面前进言：林则徐“柔弱病躯，不堪录用”。但咸丰不顾穆彰阿的阻挠，坚决启用林则徐，命福建总督刘韵珂“务即传旨，飭令该员迅速北上，听候简用，毋稍延缓”。同时，启用鸦片战争中坚决抗英的前台湾道姚莹和总兵达洪阿。

金田起义的号角打乱了咸丰的布署。道光三十年九月十三日（1850年10月17日）他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，径自福州起程，驰驿赶赴广西，“荡平群丑，绥靖严疆”。

不料，林则徐动身17天后，竟病歿于潮州普宁县。

“未效一矢之劳，实切九原之憾”。这是林则徐补天未成，临死前最大的遗憾。但更遗憾的却是咸丰自己，他曾幻想林则徐在这场席卷神州的风暴当中，能挽救大清的命运“迅扫边氛，以绥南服”；他震痛失去这样一个有胆有识的忠臣，遂亲制挽联以祭之：

答君恩，清慎忠勤数十年，尽瘁不遑，解组归来，犹自心存军国；殚臣力，崎岖险阻六千里，出师未捷，骑箕化去，空教泪洒英雄。

统治者的爱憎，往往是时代的晴雨表。为表彰林则徐以激发更多的人效忠皇朝。咸丰元年四月（1851年5月），清廷特派员致祭，并颁发了封建社会中被士大夫们引以为荣耀的《御祭文》和《御赐碑文》，盛赞林则徐忠于清王朝的丰功伟绩。一时间，“朝野叹惜，虽走卒妇孺，无不蹙然以丧公（指林则徐）为悲”。后被同、光两朝倚为柱石的协办大学士左宗

棠，写了这样一幅挽联，传颂一时：

附公者不皆君子，间公者必是小人，忧国如家，二百余年遗直在；

庙堂依之为长城，草野望之若时雨，出师未捷，八千里路大星殒。

左宗棠斥穆彰阿等为小人，咸丰对之更衔恨入骨。恰在穆彰阿阻挠咸丰重用林则徐之时，英国驻华公使文翰再次提出广州入城一事，并咨文穆彰阿、耆英，要求履行条约内容。

这正触及咸丰的疼处。眼下他大力整顿吏治营伍，招揽天下贤才，如果再让穆彰阿之流抑民媚外，横行朝野，怎么能稳定人心，制服洋人！于是，他断然朱笔颁诏罪穆彰阿、耆英曰：

任贤去邪，诚人君之首务。去邪不断，则任贤不专。方今天下因循废坠，可谓极矣。吏治日坏，人心日浇，是朕之过。然献替可否，匡朕不逮，则二三大臣之职也。穆彰阿身任大学士，受累朝知遇之恩，不思其难其慎，同心同德，乃保位贪荣，妨贤病国；小忠小信，阴柔以售其奸，伪学伪才，揣摩以逢主意。从前夷务之兴，倾排异己，深堪痛恨！如达洪阿、姚莹之尽忠尽力，有碍于己，必欲陷之；耆英之无耻丧良，同恶相济，尽力全之。似此之固宠窃权者，不可枚举。至若耆英之自外生成，畏葸无能，殊堪诧异。伊前在广东时，惟抑民以媚外，罔顾国家，漫许英人入城（指入广州城），几致不测之变。今年耆英于召对时，又数言英人如何可畏，如何必应事周旋，欺朕不知其奸，但图常保禄位。穆彰阿暗而难知，耆英显而易著，然貽害国家，厥罪维钧。若不立申国法，